

## 经典洛阳



【洛阳古代典籍·名人名著】

我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,其中不少与洛阳相关:或由洛阳人所著,或所述为洛阳事,或成书于洛阳……在那些发黄的纸张背后,闪耀的都是智慧的光芒。在本系列中,我们选取部分古籍,看看它们当年的模样。

## 《洛阳伽蓝记》:北魏洛阳的兴废之叹

□记者 张广英

京城表里,凡有一千余寺,今日寥廓,钟声罕闻。恐后世无传,故撰斯记。

洛阳城门,楼皆两重,去地百尺,惟大夏门甍(méng,指屋脊)栋干云。

王城北八十里,有如来履石之迹,起塔笼之。

——《洛阳伽蓝记》

## 【一】北魏旧臣悲黍离

杨衒之(xuàn)之《洛阳伽蓝记》,曾让无数人梦回北魏极盛时期的洛阳:那既是一座繁华的国际大都市,又是一个佛寺林立、梵音袅袅的佛教圣地。那时人们崇佛的热情盖过了一切,仿佛在进行一场集体狂欢,而不知毁灭之期将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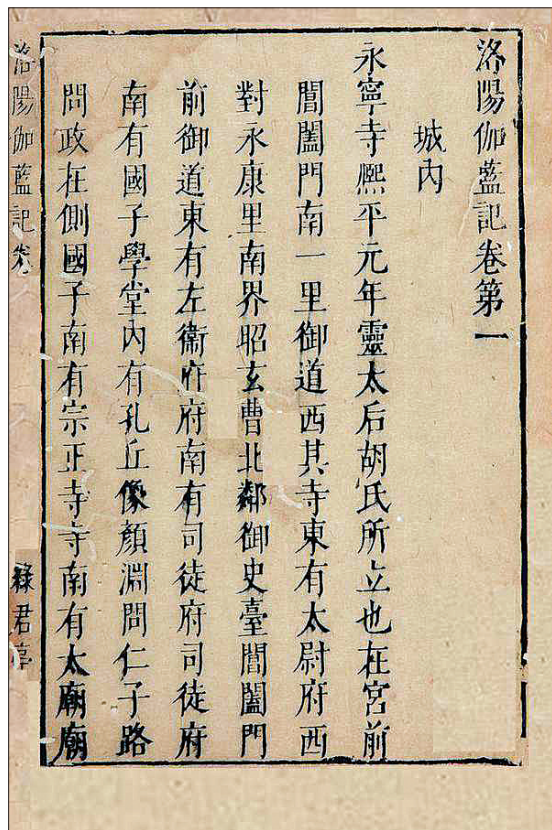
公元528年,尔朱荣发动了河阴之变,先“沉胡太后及幼主于河(黄河)”,又借口祭天,大肆屠杀百官。公元534年,孝静帝为权臣高欢所逼,迁都邺城(故址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),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——公元493年孝文帝迁都洛阳,至此不过40年光景。而洛阳城内外的上千座佛寺,已在兵火中被毁大半。

杨衒之本是北魏旧臣,目睹过帝京洛阳的佛寺之盛。公元547年,当他因公务“重览洛阳”时,却发现眼前一片凄凉:“城郭崩毁,宫室倾覆,寺观灰烬,庙塔丘墟。墙被蒿艾,巷罗荆棘。野兽穴于荒阶,山鸟巢于庭树……”他触景生情,发出了“麦秀之感,非独殷墟;黍离之悲,信哉周室”的兴废之叹,并决定写一部《洛阳伽蓝记》,让后人记住这段历史。“伽蓝”(qié lán,是梵语“僧伽蓝摩”的简称),意为佛寺。

今天,我们翻开《洛阳伽蓝记》,北魏洛阳城便历历在目,杨衒之的目的达到了。只是他本人的身世一直是个谜。

不知什么原因,正史中缺少对杨衒之的记载。查历代文献,可知他是北平(今河北满城一带)人,生卒年不详,也不一定姓杨,只能说是“杨或作阳,又误作羊”。公元529年前后,他任朝奉请,曾随北魏庄帝游华林园;后当过抚军府司马,期城(今河南泌阳)郡守等。公元547年他写《洛阳伽蓝记》时,正在东魏抚军府司马任上。

关于杨衒之的书写动机,人们曾有不同说法。其实,他在《洛阳伽蓝记》序中已写得很清楚:“京城表里,凡有一千余寺,今日寥廓,钟声罕闻。恐后世无传,故撰斯记。”



白河书斋所藏《洛阳伽蓝记》  
(图由晁会元先生提供)

## 【二】“伽蓝”为题写风物

《洛阳伽蓝记》虽以“伽蓝”为题,却不仅仅写佛寺。正如作者在序中所说:“今了之所录,止大伽蓝,其中小者,取其祥异,世谛俗事,因而出之。”

在书中,杨衒之依照方位,分5卷记述了城内、城东、城南、城西、城北的佛寺。其中城内记永宁寺等9寺,城东记明悬尼寺等13寺,城南记景明寺等7寺,城西记冲觉寺等9寺,城北记禅虚寺等2寺。

杨衒之对北魏洛阳城了如指掌,每卷均以城门为起点,详细而精确地记述了城址、城门、宫殿、佛寺、住宅、名胜古迹等。此外,对相关的历史、掌故等,他也多有涉及。如卷一《永宁寺》中写到达摩:“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,波斯国胡人也。起自荒裔,来游中土。见金盘炫目,光照云表,宝铎含风,响出天外……口唱南无,合掌连日。”在卷三的《高阳王寺》中,他写高阳王元雍“一食必以数万钱为限”,面前海陆珍馐摆出丈远,以致陈留侯李崇感叹:“高阳一食,敌我千日。”

在《洛阳伽蓝记》卷五中,杨衒之还记述了北魏神龟元年(公元518年),敦煌人宋云和崇立寺比丘惠生奉胡太后之命,到西域取经的经过和沿途见闻。这是一份珍贵的史料,对研究洛阳佛教史及北魏中西交通史都有重要意义。

后人对此书评价很高,如清代学者就称其“假佛寺之名,志帝京之事。凡夫朝家变乱之端,宗藩废立之由,艺文古迹之所关,苑囿桥梁之所在,以及民间怪异、外夷风土,莫不巨细毕陈,本末可观,足以补魏收(指《魏书》作者)所未备,为拓跋之别史”。

同时,《洛阳伽蓝记》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,被誉为南北朝骈体文范本。用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中的说法,就是“其文浓丽秀逸,烦而不厌,可与郦道元《水经注》肩随”。

## 【三】内涵丰富的杰作

《洛阳伽蓝记》一书涉及地理、政治等领域,内涵极为丰富,在文学、佛学、历史等方面都有研究价值。也正因此,对于它的分类,历史上一度存在分歧。

颇具权威性的《隋书·经籍志》,曾将《洛阳伽蓝记》列为史部地理类。后来,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《郡斋读书志》及《宋史·艺文志》等也遵循了这个分类。到了清代,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将其列为地理类古迹之属,并将其与北魏另一部地理名著《水经注》相提并论。至此,《洛阳伽蓝记》作为史部地理类书的属性才没了争议。

“因内容繁杂,不易统一,《洛阳伽蓝记》原书采用了非常巧妙的结构,有正文、子注之别,其中注语占了大半。唐代以前,书中文、注分明;宋代以后,人们在传抄过程中混淆了文、注,读解十分不便。清道光年间,吴若准撰了《洛阳伽蓝记集证》,加上其他学者的研究,才逐渐分清正文、子注,基本恢复了书的原貌。”洛阳古籍收藏家、白河书斋主人晁会元说。

根据南宋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的记载,宋代已有《洛阳伽蓝记》刻本,现已丢失。“此书现存的最早版本是明嘉靖如隐堂刻本,收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。另外,明万历年间《古今逸史》刻本、明汲古阁《津逮秘书》刻本及清乾隆年间《汉魏丛书》刻本等,都较为有名。民国时期,洛阳石西斋刊刻此书,加有插图,十分精美。”晁先生说,他对这部古籍十分重视,曾多次前往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,研究《洛阳伽蓝记》不同时期的版本特征。

“白河书斋收藏有明如隐堂刻本《洛阳伽蓝记》,还有多种清代版本及民国影印本。”晁先生说,早在20世纪90年代,他就根据《洛阳伽蓝记》中的记述,到永宁寺等佛寺遗址访察,并记下了大量笔记。“这使我加深了对北魏时期洛阳的认识。”

